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

第三回 開店舖廣交亡命 充漢奸再發洋財

卻說廣東地方，無論人家店舖，洋銀是不用紙包的，是用一個麻袋盛的。這麻袋，就同江南的蒲包差不多，不過蒲包是闊的，他是窄的罷了。論那麻袋的樣子及大小，恰好是插得一個玻璃洋瓶進去，表明白了不提。且說當下區丙的妻子，看了這許多洋銀，不覺喜極而驚，驚極而懼。顫聲問道：「當家的，你從那裡弄來這許多銀子？」區丙也不答話，一袋一袋的搬出來。搬了十來袋，便拿繩子總捆了。叫妻子幫著，忙拿大秤來秤過，用筆記了幾斤幾兩，放在一邊，再去搬那些出來。一一秤過，已是半夜時候。拿算盤來結了，總數一看，足足有三十二擔重。算了一算，除去麻袋草繩等，大約不止五萬兩，自己心中也暗暗吃驚。遂和妻子兩個，仍舊把他藏在牀下，外面多堆些柴把稻草之類，把他遮護住。到了明日早起，區丙先去還了秤，然後到鎮上買了五口大缸回來，和妻子兩個到屋後空地上掘了五個大窟窿，把缸藏在地下。然後，每夜悄悄地把洋銀一包一包的運放在缸裡，用土掩埋。區丙又切戒妻子不要洩漏與人，夫妻兩個依舊是和平常一般度日，不過一切用度比較前頭稍為寬動些罷了。然而區丙卻在外面放出風聲，要置買田地，一兩年之間，陸續置了萬把銀子田產，又蓋造了幾間房子。那時，一鄉之人都知道區丙發了財了。親族鄰里那一個不來巴結？同里的說起來都是區大爺長，區大爺短；同族的不是說大叔叔，便是說大伯伯。甚至同姓不宗的都來認本家，敘輩分。還有可笑的是有一種姓歐的、一種姓歐陽的，也強來認本支，幸得區丙生性醇厚，見人家來親熱，也不過如此。從前人家疏遠他時，他也不過如此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區丙自從發了這一注大財之後，一順百順，真是俗話說的不錯：福至心靈了。並且一個人在窮困的時候所與往來的，無非也是些窮漢。及至發了跡，就有那班發財人和他往來，所以他就得了門路，把二三萬現銀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號「伍怡和」裡生息。順便就托他帶點洋貨來，自己卻在藩台衙門前開了一家「丙記」洋貨字號，又到香港中環地方開了一家「丙記」雜貨店。自己卻往來於兩間，喜得年年賺錢，他便一年比一年富起來。然而他還是鄉人本色，平日只穿的是藍布短打、黑布褲，腳上穿的一雙細藍布襪，除了拜年、賀節、赴席之外，輕易不穿長衣白襪，所以上中下等人他都交處得來。那上等人雖然見他穿了短衣，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個發財人，就和他招呼，也不失了自己體面。那下等人見他，雖是財主，卻是打扮樸素和氣迎人，樂得親近親近他，不定從中還想叨他點光呢。

因此幾年之間，區丙交結的朋友，實在不少。香港的店裡單備了一間樓面，專門接待朋友，內中就有許多在廣東犯了事，不能容身的，走到香港去投奔他，他也來者不拒。因此一年之中，他那店裡吃閒飯的少說點也有兩桌人。

內中單表一個九江鄉人，姓關名叫阿巨，因為在廣東鬧了劫案，逃到澳門。那澳門卻是一個大賭場，五花八門的賭館說之不盡。阿巨到了那裡，不到幾天把劫來的錢銀輸個罄盡，遂附了輪渡，走到香港，投奔區丙來。區丙也一般招接，留他住下，這一住就住了五六年。一天不知為著甚麼事，這關阿巨忽然一去不回，杳無蹤跡。區丙還以為店裡伙計得罪了他，再三考問，卻又不是，日久也就放下了。又過了一年多，區丙正在香港店裡坐著，關阿巨忽然走來，區丙大喜，接著寒暄已畢。

區丙先說道：「先年多有怠慢，以致吾兄一去不來。今蒙不棄，就可以大家聚首了。」阿巨道：「不瞞區兄說，我近來公事極忙。今日偶然得閒，特來探望。」區丙道：「關兄，近日恭喜在那裡？」阿巨道：「我們且不要敘這些閒話。今有一注橫財，特來送與區兄，不知肯受不肯？」區丙訝道：「甚麼橫財？」阿巨移近一步，說道：「近來外國人因為廣東官府不許他們進城，彼此鬧翻了。此刻英吉利派了兵船來，打算要攻打廣州城，你知道麼？」區丙道：「我也聽見有這句話。但不知真不真？」阿巨道：「怎麼不真？此刻統兵大元帥是伯爵額爾金。我已經投到他的部下，充當探子，就住在元帥的坐船上。廣東的情形我本來熟悉，只有近來官場的舉動、怎樣的佈置防備，不得而知。官府又懸了賞格捉我，此時還未銷案，我自己不能入內地。」

就是到了內地，官府的事也無從打聽，所以特在大元帥前保舉了你，不知你肯做不肯？」區丙聞言，心中一想：「省城店裡本來有許多衙門裡的人來做主顧，這件事只怕還辦得到。」因問道：「不知肯做便怎樣？」阿巨道：「你若肯做，我再盡力在大元帥面前保舉你，每月坐支薪水五十兩，以後探事每件事酬銀五十兩，你願意嗎？」區丙道：「我就是探了事，往那裡去報呢？」阿巨道：「你若肯做了，就回省城去，只做坐探。探著了事，只要寫起來，我那裡天天著人到你的店裡走一次。有，便交他帶來就是了。」區丙道：「我怕寫不好，識字又不多，恐怕要寫別字，怎樣好做？」阿巨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你只管寫了來，莫管他別字不別字，好在拿得來是我經手。」區丙道：「既承關兄如此關切，我如何不做？但是這件事做下來不知能賺多少錢？」阿巨道：「每月坐得五十兩，其餘每件事五十兩，看你的本事去探訪罷了。」區丙大喜，即與阿巨約定即日動身，回到省城，住在店裡。專意招接衙門的主顧，打聽些海防洋務的事情。

因為他一向是個老實生意人，衙門裡的師爺大爺們只當和他談天，便多有告訴他的，他便拿了這個去換銀子。於是幾時佛山辦團練，幾時黃埔修炮台，虎門添了若干兵，四方炮台添了幾尊炮，買了一刀竹紙來，真是有聞必錄，阿巨果然逐日差人來取。

可憐廣東地方官一齊睡在夢裡，那裡知道有這麼一個細作在肘腋之下？更兼那大學士男爵兩廣總督葉名琛終日在衙門裡禮拜神仙，有時接見下屬無非講論他自己的文章、學問。這件事也被區丙當一件正經事報了出去。在區丙不過是借此作一件事，多賺了他五十兩銀子的意思，誰知阿巨得了這個信息，以為莫大機會，專誠見了那個甚麼大元帥，行了鞠躬禮，告知打聽得廣東總督酷信神仙的話。那大元帥聽了，也不過笑了一笑，不當一件事。阿巨獻計道：「廣東人向來最信神仙，有時百姓過於迷信，官府還要從中禁止。此時第一個總督先信起來，百姓們自然比從前信的加倍了。此刻軍務吃緊，我們兵船已泊在省河多天，不定何日開仗。我們不如借此惑亂他百姓之心，他自然疏於防範，一經開仗，就容易得手了。」那個甚麼大元帥就問：「怎麼惑亂法？」阿巨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那大元帥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由你去辦罷。」阿巨得了令，便到艙面，叫人用黑紙糊了兩尊大炮，拋在水裡。那紙糊的東西到了水裡，自然要浮起來了，那省河兩旁的船戶與兩岸居民看見了，便嘩然哄傳起來，說是洋人的鐵炮也浮起來了，可見說甚麼船堅炮利都是欺人之談。這句話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傳到了葉名琛耳朵裡。葉名琛卻以手加額曰：「大清皇帝之洪福也。」旁邊有個幕府便說道：「此愚民之傳言，未必可信。」葉名琛道：

「這是萬目共睹之事，豈有不可信之理？當初清兵入關之後，來往江南，福王光竄一路，勢如破竹，只有江陰陰頑民不服，欲拒天兵。當時有一個武生，明知不能抗拒，又無法禁止，因說道：『我們此舉，勝敗未卜，何不求神指示。』眾人問如何求法？那武生道：『拿關帝廟裡那把鐵做的青龍偃月刀，放在水裡，如果能浮起來，我們便可以舉事。』那武生之意以為鐵是沉的，意欲借此阻止眾人，眾人依他之言，把刀放在水裡，誰知竟輕飄飄的浮起來。於是眾人大喜，一意抗拒，後來王師到時，全城被戮。可見數劫難逃，鬼神也會弄人的。」那幕府道：「此事雖見之於野史，卻也未必可據。」葉名琛道：「此事不必爭執，我們且請仙扶乩問個吉凶實信。」說罷，便叫傳司道伺候，具了衣冠，叫兩名道士書符作法，葉名琛自己率領所屬焚香叩首，名琛又默默禱告已畢。那乩忽然亂動一陣，然後判出「十五日無事」五個字來，名琛連忙焚香致謝。道士焚符送仙。名琛方才回過頭來，對那幕府說道：「如何？神仙豈欺我哉？」那幕府只得默默無言，從此僚屬鄉紳來請設防，名琛一概置之不理，只說到了十五日就沒事了。這件事一做出來，廣州城裡各衙門都傳為笑話。被區丙訪知了，又去報信，關阿巨便告知那個甚麼大元帥。那大元帥得了此信，就傳令十三日開炮攻城，轟天震地的，攻了一日一夜。到了十四日，便把廣州城攻破，率領滾兵直入，把葉名琛捉了去，後來死在印度。

這些後話表過不提。且說當時洋兵進城，嚇得眾百姓雞飛狗走，只有丙記洋華店早早得了信息。到了此時，由阿巨給他一個做記號的物件，掛在門首，安然無事，樂得又發了一注洋財。這一次雖未曾調查得他賺了多少，然而想來也必不菲的了。區丙從做了

這件事之後，更是安富尊榮，自從發財之後生了兩個兒子，此時也都長大了，分在省港兩處管理店事。區丙自己還是時常往來。一日在香港店裡吃過午飯之後，忽見一外國人進來買東西，後面跟著一個小後生代那外國人傳話，甚是伶牙俐齒，區丙見了不覺心有所觸。

諸公莫罵區丙，區丙原是愚民。

今日赫然顯宦，如區丙者幾人。

未知區丙看見這後生有何感觸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結交亡命亦足以間接發洋財，在當局者雖或出於意料所不及，然自旁觀者視之，即不得不引為秘訣矣。

咸豐丁巳，廣州失守後，有人撰為樂府三章，以刺葉督。其一云：「葉中堂告官吏，十五日必無事，點兵調勇無庸議。十三洋炮來攻城，十四城破無炮聲。

十五無事靈不靈？乩詩耶，乩筆耶，占卦耶，擇日耶？

其二雲：「洋炮打城破，中堂書院坐，忽然雙淚垂，廣東人誤我！廣東人誤城有之，中堂此語無可疑。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，貽誤中堂是阿誰？」其三云：「洋船洋炮環珠江，鄉紳翰林謁中堂，中堂口不道時事，但講算學聲瑯瑯。四元玉鑒精妙極，今時文士幾人識？

中堂本有學問人，不作學政真可惜。」又城破時，葉避居鎮海樓，尚復從容歌詠。知外人將擄之去，乃作詩題壁雲：「鎮海樓頭月色寒，將星翻作客星單。空言一范軍中有，其奈諸公壁上觀。向戌何心求免死？

蘇卿無恙勸加餐。近聞日繪丹青象，恨態愁容下筆難。